

際遇

根據疑犯柴田三郎(59)的證詞,事發於東京六本木一家 Wine Bar。凌晨一時,店門已關,獨剩柴田和事主東尼(27)相對而坐。柴田坐立不安,等候發落。

東尼開口:「請問先生是如何選酒的?」柴田答:「這個……你們有 Elvio Cagno [Bricco Pernice]。這酒莊年份都沒大差異,不過2012……那 Nebbiolo 平衡好啊。還有那支 Alkoomi。不貴,但在東京很少有賣,令人想起櫻花。不過說到宴會場合,當然你們還有 Canon-la-Graffelière——那我没喝。」他說。

東尼立即起身,取來一支 Canon-la-Graffelière,給柴田斟一杯。柴田感到驚訝。他無法理解,一個老闆為何會給喝了霸王酒想溜卻被抓住的客人斟酒。

但這驚訝很快就被不滿的情緒掩蓋,因為他注意到東尼倒酒姿勢笨拙,酒還濺出杯外。

三流侍應扮專家開 Wine Bar,柴田想。他遂試探:「年紀輕輕便獨掌六本木高層 Wine Bar 呢。」

「承蒙家父支持……但我也個

合格酒侍來的。」

你是合格酒侍,我就是合格酒神。柴田想。

東尼繼續說:「聽先生口氣是行家?」

「我17歲開始入行,至今42年,一共開了13間舖。」

「佩服。在哪裏?」

「第一間火災燒了,第二間被山口組砸了,第三間因地震損毀,第四間被競爭者誣捏有老鼠……」他一直數到第十三。「某夜衝進來一批銀行劫匪,與警察發生槍戰,酒一支支被子彈射穿,現在是第四次破產。」

東尼認真道:「先生,其實晚輩有事想和你商量。早前我獲一家高級酒店品牌邀請在紐約開分店,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適人才……」

「你,獲邀去紐約開店。」

「只是際遇好。」東尼說。

柴田點頭。「你們有最便宜的酒嗎?」

「便宜的?」東尼揀來一支 house white。柴田舉起,往東尼頭上一砸。

片尾曲

克洋

fb.me/hakyeung2018

逢周四、日見報

直

今天,拾字君想跟大家說說「直」。《說文解字》說「正曲為直。」是說直的本意思是「將彎的東西矯正」,從字形上看「從十日,謂以十日視之,匕者無所逃也。」意思是直字有三個部分「十」、「目」和「匕」,用很多眼睛去監視「彎」的部分,讓「彎」無處可逃。後來,「直」就被引申為直爽、直率之意。

雖然已經是上周日的事,但金像獎頒獎典禮上楚原導演致辭的「直」,還是深深地印在拾字君的腦海裏。拾字君想說的,不是那段「當你回首往事,不因碌碌無為而悔恨,不為虛度年華而羞恥,你便能很驕傲地說,你無負此生!」而是楚原對方逸華的回憶。

楚原回憶起自己當年拍了一部破票房紀錄的電影之後,被老闆加了十倍人工,但此後拍了幾部不賣座的電影,想再拍《天龍八部》的時候,卻在開拍當日被方逸華撕了通告,禁止拍攝,方逸華更直指他根本不懂電影藝術。「任何人,無論你昨日多風光,昨天多失意,明天天一亮一樣要起

床重新做人,繼續生活下去,因為明天總比昨天好,這就是人生!」楚原導演在台上這樣說。

在看直播的時候,拾字君看到這段,第一反應是驚訝:在金像獎這樣一個場合,居然說這樣的話,是否有些不妥?後來又想想,有什麼不妥?楚原或許痛恨方逸華,但痛恨當時被方逸華狠狠批又無可辯駁的自己。他「直」面了過去半個世紀積壓在心頭的痛苦。「管他世上千萬事,閒來輕笑兩三聲」,楚原這樣說。或許也只有他這樣經歷過大起大落的智者,才能在人生最輝煌的瞬間,直面最灰暗的時刻。

直

字裏人間

拾字君

逢周日見報

巴爾扎克雕像

和巴黎眾多富麗堂皇的名人故居相比,巴爾扎克這位「大文豪」的故居實在是「小而簡樸」了。畢竟,貧困潦倒的巴爾扎克是為了躲避債主才搬來此處。除了每日伏案近二十小時的書桌,時刻不離手的咖啡壺,佔滿兩面牆的「人間喜劇」人物譜,這裏關於作家的講述是由好幾座雕像開始的。

巴爾扎克幾乎是我印象中最愛雕像的名人之一了。無論是羅浮宮內,羅丹美術館中,甚至巴黎的大街上和花園裏,總能看到巴爾扎克微胖的身材,略昂起的「門牛犬式」的頭部。從雕塑名家大衛德安格爾到法爾吉埃和丹坦,從意大利友人 Alessandro Puttinati 到不知名的雕塑者 Lu Tong,為大作家雕像的人不計其數。但最重要的莫過於羅丹的那座《巴爾扎克雕像》。

巴爾扎克去世後,羅丹受到作家左拉的委託為巴爾扎克立紀念像。羅丹對巴爾扎克崇敬已久,表示「我要做一番非同尋常的事業。」研究多年數易其稿,一八九七年羅丹才交出「穿睡衣的巴爾扎克」石膏像。沒有了作家像流行使用的扶手椅、羽毛筆或書籍,巴爾扎克全身被包裹在寫作時常穿的睡衣中,凸顯出碩大的頭顱,細節模糊,風格大膽「寫意」。可惜這座與眾不同的雕像遭到外界非議,被譏笑為「怪胎」。

「我考慮的是他的熱情工作,他的艱難生活,他的不息的戰鬥,他的偉大的膽略和精神,我企圖表現所有這一切。」面對質疑,羅丹退回了一萬法郎酬金,卻對自己的革命性創作深信不疑,他說這是「我全部生命奮鬥的成果,我的美學理想的集中體現」。直到一九三九年,巴爾扎克像終被鑄成銅像立於巴黎街頭。歷經歲月洗禮,成為和《人間喜劇》一般名留史冊的永恆經典。

花世

步瀟瀟

henrydine7473@gmail.com

逢周日見報

《骷髏城的七人》

鉛字肖像

楊騏

逢周一、三、日見報

、上川隆也等頗有票房號召力的演員,亦應邀出演過「新感線」的劇目。

所謂「商業劇場」,顧名思義就是以商業為導向來經營劇場,最常見的做法是啓用有相當知名度的演員來吸引觀眾走入劇院,將門票及周邊所帶來的收益再投入到下一個作品的製作中去,循環往復。所以日本的商業劇場最大的賣點就是「主角」,說到底,商業劇場本身就是為了「主角」而存在的。如去年來港演出的蜷川幸雄版《馬克白》,馬克白夫人一角就是由日劇《阿信的故事》的女主角田中裕子擔綱出演。

《骷髏城的七人》自從一九九〇年初演以來,能夠長演長有,除了魅力難擋的明星主角之外,亦和「新感線」劇團對舞台技術孜孜不倦的追求有關。這次《骷》公演之前,他

們花費巨資在東京豐州建造了全新的劇院「IHI STAGE AROUND TOKYO」,可容納一千三百人的圓形觀眾席,能夠三百六十度旋轉,配上周圍一圈足有十米高的LED熒幕,更深層次地增進了舞台的逼真度及娛樂性,再次緊緊抓住了觀眾的好奇心和窺探慾。這份對技術、工事、理念的執著,很符合日本人所堅持的精益求精的「匠人精神」。

「新感線」的商業劇場,其表演形式雖然也是建構在「通俗性」上的,在音樂、服裝、明星演技、舞台調度、搞笑橋段等方面的精密組合與渲染下,竭盡全力抓住觀眾的眼球;但在將「通俗性」推向極致的過程中,也形塑出了只屬於「新感線」劇團的表演風格,令觀眾獲得只能在「新感線」的劇目中才能體會到的審美經驗。

質詢老闆

孩子在Facebook工作,提及他老闆在美國國會受議員質詢,說議員的問題都很「癡居」,老闆在公司裏被員工質詢,很多問題要尖銳得多。

原來Facebook有慣例,公司管理層每周都要出席一次員工聚會,時間一個鐘頭,讓員工提出有關公司的任何問題,管理層當場作答。如有的員工不能出席,也可以通過電郵提出問題。未提問題的員工,可以對某一問題表示支持,獲得越多支持的,優先得到回答。

據說這個制度並非「臉書」發明,而是谷歌首創,臉書是從谷歌學來的。

這是個大膽創新的制度。首先,老闆能不能毫無避忌地回答任何問題?如很多問題都不能公開討論,會上吞吞吐吐,欲說還休,那豈不很難看?一個老是要掩飾躲閃的質詢會,不如不開更好。

其次,員工對公司的文化、管理、理想、社會責任等等提出質詢,有時難免是批評,老闆有沒有那樣的雅量,每周捱一次批鬥?

再次,老闆毫無保留把自己對公司的一切想法都向員工公開,對公司營運會不會有負面的影響?

最後,每周一個鐘頭全公司停產「吹水」,那造成多少經濟上的損失?

但是,一個可以讓員工質詢的公司,一定有活潑、負責任、主動、充滿創意的文化,在這樣的公司工作,會有滿足感、歸屬感,公司的「得着」,是無法計算的。

飲茶集

斯人

逢周日見報

得閒飲茶

都是自己找位子。大家看哪張桌子差不多吃完,就站在旁邊「等」,實際是施加壓力,好不禮貌。

等位的「意外」頻生,包括別人搶了我的位子,或因我三心兩意東跑西跑去丟了原有等待的位子等,而等到了位子,也不代表位子就屬於你的,因為有「搭枱」。你一家四口,等一張八人大桌,當然就要跟另一家人分享桌子。父母輩都願意搭枱,彷彿有得坐下來吃就好,而妹妹與我,就不喜歡。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,我想,「生活質素」這概念開始在這個城市形成。

安頓了位子,叫好了茶水,媽媽開始洗碗碟,妹妹與我就可以跑到樓下報紙攤,買兒童雜誌,順便幫父母買報紙。閱讀,也是飲茶的重點,因為有了位子,還要等等「

推車仔」的點心。那時候,飲茶沒有落單點菜,哪一樣點心出籠,就有夥計推鐵皮車出來,叫賣「山竹牛肉」、「蝦餃燒賣」。我們就拿着點心卡走到車仔前,給夥計蓋章,又燙着手的將點心拿回自己座位。一邊吃,一邊等,等待下一輪點心出籠。我想,我喜歡飲茶,也不一定在於我特別喜歡跟家人一起,而是像廣東話的一句說話「得閒飲茶」,等位、等茶、等點心,得不了閒,飲不了茶。

甲蟲滾球

米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五、日見報

門檻

我,可放下,下意識,我想跨越那跪墊,她示意,不可,她接過我的包,放在她跟前的柱下,再轉過身示意我:雙手合十,給菩薩頂禮一回。

近五點半,例行的早課即將開始。燈火通明的大殿內,僧侶合掌而入,他們正襟危坐,坐於沿牆的廂檯。那日的執事,雙手托起托盤裏起好的一爐香,伺立門外。那日,正值春日裏寺院一個「佛七」出關的日子,近一個小時的早課,我如一個初入世的孩子,跟着他們,這些耄耋老人、中年人、還有懵懂小孩,誦經、經行。課畢出殿,人們依次而出,我看見,一尺多高的大殿門檻,左行者,邁左腿,右行者,邁右腿。太小的孩子,依律,被大人高高抱起……

修持律宗的弘一法師曾在此講經,於泉

州開元寺,法師講,禮佛要「至誠恭敬,緩緩而拜」。於這裏,泉州承天寺,法師講日常儀軌,「垂足坐時,雙腿均列,不宜左右互相翹架,更不宜撐立或直伸」。這個晨曦,一個旅人,我只是想來看看,法師寫下「以戒為師」的地方、所入籍和化身處的這座古老寺院,理學家朱熹當年寫下,「此地古稱佛國,滿街都是聖人」之處,我是否還能觸摸到先前尚存的,一息,別樣餘溫。

物像

熊鶯

941866812@qq.com

逢周日見報

《媽寶兄弟》

症的弟弟。故事初期當然是兩兄弟從認識開始,發生各類生活煩瑣事而作引子。弟弟雖然已是成年人,但是日常生活均需要他人看顧。哥哥帶着弟弟去特殊訓練中心,途中弟弟忍耐不住,在商業大廈前的隱蔽處大便,累得哥哥被拉上警局和罰款。往後下來,弟弟繼續為哥哥帶來不少麻煩。

故事發展下去,就如以往不少韓國電影的情節,母親患重病逝世,哥哥因而要肩負照顧自閉弟弟的責任。除了以倫理親情賺取觀眾熱淚,該電影其實亦涉及兩個現代社會常見的議題,包括家庭暴力和如何照顧弱能人士。母親年輕時所受的家暴,實際對大兒子的心理埋下深遠影響,令大兒子多年來孤獨成長,不願與人交心,亦不想承擔家庭責

任。另一方面,母親在未重遇大兒子之前,一直擔心若然自己離世,自閉的小兒子將會乏人照顧,令到母親憂心忡忡。這個情況,其實在香港或其他同類城市亦易發生。雖然社會的福利設施和制度健全,但仍未曾發展出一套妥善措施來照顧弱能人士。《媽》電影裏的自閉弟弟,很幸福地遇到一位最終肯承擔責任的哥哥,但現實世界是否每位弱能人士都如斯幸運?

文藝中年

輕羽

cloud.tkp@yahoo.com

逢周一、二、日見報

尖沙咀的日與夜

裏有沒有對方。就算許久沒見,大家仍然甚有默契,心照不宣,國堅兄就是這樣的朋友。很奇怪,我和新會人很有緣分,只覺得他們質樸、率直,很講義氣。暢快地飲了數杯後,兄弟間有說不完的話題。國堅的家庭幸福,剛剛做了爺爺,我替他高興。臨離開前,叫侍應幫我們照相。堅哥和以前沒有太大分別,露出可愛的笑容,那是二十多年前我在新會看見的堅哥嗎?

回到酒店,看了一陣電視。肚餓的呼籲下,走出酒店外宵夜。進去一間好

像頗出名的雲吞麵店,叫了雲吞麵試試。果然是尖沙咀,廂座裏不時傳出爽朗的粗口聲,自己如進入電影世界中的「江湖」。宣傳永遠是令人失望的,所謂老牌名店,湯底不行,麵缺乏質感,雲吞一般,令人失望。走出麵檔外,聽到喧天的爭執聲,只見大班人圍着一間糖水店看,順着聲音望去,一對男女正在爭吵。男的已醉醺醺,不斷說:「是否玩嘢呀?」女的以粗口回應。不久,兩個警察到場。男的仍然對着警察說:「是否玩嘢?」只覺得他的台詞是否可以

多元化一些呢?最後,一對男女主角走到隔離的土耳其餐廳繼續爭吵。我到了對面的小吃店買了一串炸大腸。男的真的發難,警察採取武力把他壓在地上。不久,一對男女便被帶走。一陣騷動後,黑夜回復安靜。咬着炸大腸,只覺得十分乾及無味,一點也不juicy。或許,江湖亦然,已經變得乾而無味。回酒店去……

酒看人生

羅富齊

rothschild388@gmail.com

逢周六、日見報